

古代汉字造字“成象法”之现代设计借鉴

李昱靓

(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摘要: 从中国古代汉字造字史中选取4个特殊例子,探讨了汉字视觉化的理论及方法,基于汉字造字思维的核心理论:象思维,提出汉字造字方法的重要理念——“成象法”。指出在设计中,借助“成象法”来促使设计者创造思维潜能的发挥,找到创新的原动力,进一步提炼出设计新符码,使作品在设计元素、设计方法、设计风格、设计思想等方面进一步升华。

关键词: 古代汉字; 象思维; 成象法

中图分类号: J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1)06-0021-04

Modern Design Reference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maging Method"

LI Yu-liang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Four specific exampl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t discussed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character visualization, based on the core of Chinese character theory of mind: image thinking,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concept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ethods—"Imaging Method". In design, can be by means of "imaging method" to make us creative thinking of their potential, to find the driving force of innovation, and further refine the design of new codes, so that works in the design element, design method, design style, design, etc. could further Sublim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imaging thinking; imaging method

汉字是一种被创造出来的一种表意的视觉符号系统。纵观中国古代汉字造字史,汉字的演绎过程经历数千年,至今,书体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其中,在古人造字经历中,也不乏一些散发异彩的特殊例子,对大家研究汉字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这些特殊案例中选4个典型例子作分析,探讨这些汉字在思维方式上的本质属性以及在设计方法上的独特之处,以寻求现代设计可借鉴的方面。

1 中国古代汉字造字史中的4个特殊例子

1.1 符篆

符篆属于道教的一种法术。古代道士们借助文字特征来设计道符,将文字进行抽象、变形,并在平面上把变形的汉字和神秘的图形、图像组合起来,形成一种特定的符号系统。从结构来看,有研究者认为符篆由

“符”、“书”、“图”混合而成。“符”指“意”符,即符的涵义;书,即“字”符;“图”即图符,是由图像,如:星图、神像、厌胜物等构成^[1]。为显示符篆的神秘性以及布局的需要,符中的文字大都经过加工,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或符号化,甚至借用鸟虫书的特点,发展成为非字非画的诡秘莫测的图形,如召六丁六甲符,见图1。从符篆的创造思维看,古人们力图用这些似图非字的文字让天地神灵、人间众生,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

1.2 则天造字

符篆的视觉形式体现了中国人对文字的“神而明之”的崇拜心理,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文字具有传达天意,预示未来的征兆功能,文字便具有了政治意义。如武则天造汉字的典故。据考,《新唐书·艺文志》中有武则天的《字海》一百卷。其造新字,有:人、臣、墨、国、年、君等,见图2,每个字都是以汉字的偏旁和部首任意组合成的文字。这些新字在周武时期曾

收稿日期: 2010-11-30

作者简介: 李昱靓(1971-),女,重庆人,重庆工商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教学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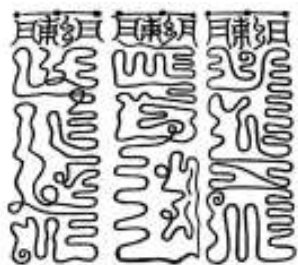


图1 召六丁六甲符

Fig.1 "Zhao liu ding liu jia" amulet



图2 则天所造字

Fig.2 Characters created by Empress Wu

被广泛使用,在武昭死后虽然被禁用,但在其后125年依然被使用^[2]。

1.3 清初天地会造字

天地会是清初的民间秘密组织,以反清复明为目的。帮会中使用的隐字,是专为保守帮会内部机密而创造的特殊文字。例如:仿效道教复文,将须保密的文字组建成一个符号,其中忠心义气、洪顺堂、反清、共同和合,见图3。人们使用增删、合成、拆字、谐音、同义等



图3 天地会所造字

Fig.3 Characters created by Tiandi Society

表现手法取代原词语,创造出似词非字的文字^[3]。

1.4 “biang-biang”面的店铺招牌字

享誉关中的“biang-biang”面,是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其面做得特殊,面与案板摔打撞出,发出“biang-biang”声,故称“biang-biang”面。二字在典故

中有句绕口令:“一点飞上天,黄河两边湾,八字大张口,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长,东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勾搭挂麻糖;推了车车走咸阳^[4]。”“biang-biang”面店招牌字见图4。



图4 “biang-biang”面店招牌字

Fig.4 The sign of“biang-biang” noodles

民间流行的一种被老百姓称为“团结字”的“合体字”,即用一个字的形式来表达一句话(或一组词)的意义。例如:“招财进宝”、“日进斗金”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还有些汉字,并无固定的构建结构,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对偏旁部首作各种随机创造^[4],例如:“好学孔孟”、“反正都有”、“金木水火土”,见图5。



图5 合体字

Fig.5 Compound characters

在中国汉字造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例子,这里仅从以上这些典型范例探究其背后所渗透的造字思维和构字方法,为现代汉字设计乃至其他设计领域提供可借鉴的设计观念。

2 古代汉字视觉化的理论及方法

2.1 造字思维的核心理论

作为民族文化典型代表的汉字,其结构特点与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字是一种具有以形表意特点的文字,即通过字形所描绘的形象来表达意义,具有意象的性质特征。中国人特有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注重通过一种感性、直观、形象的符号去体现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即“象

思维”方式,借助意象进行思维的方式。象思维是汉字思维的核心。象,一直被汉学家们作为汉字学的基本概念。世上万事万物无非都是“象”,对“象”的体验和认识,就是“意”,“象”是“意”的外在表现,意象就是主体内在的“意”与客体外在的“象”的综合。汉字独特的意象结构和形式特征,受此思维模式的决定和影响,这是许多学者已论证的观点^[5]。

很多字义因为本身的抽象性质或过于具体的性质,而无法用直观形象加以描摹,这就需要在创造过程中,依靠象思维方式来实现。分析符篆的造字思维,发现它是将抽象的、不可见的思想情感具象化而产生的意象,形成无形可象的文字,以达到化虚为实的目的;而武氏为巩固其政权的需要,在造字时,利用具象字形,采用象征的手法产生文字的意象,通过字形间接地表达所示之词义,具有不太明确的暗示性;天地会所造文字,也是以具象字形,经过加工改造,以描绘现实事物,达到实中求虚的境界;至于“biang-biang”面店招牌字,同样以具象之形,表达无意之象的意境。这些汉字的构形,都具有表意性,大家为其解译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形式的表面,而应依靠直觉思维,通过理性思辨,才能触及到其内在深层意义的挖掘和提炼。否则,很难以视觉符号在形态上与表现对象直接联系起来^[6]。

2.2 造字方法的重要理念

以上列举的这几个例子,从汉字形象到意义所指之间并非完全能由此及彼地推演。在“象思维”方式支撑下的汉字造字方法论中,除古人根据汉字结构归纳出来的汉字构造理论——六书,甚至今人提出的“三书”、“两书”论等之外,对于汉字特殊字形的构造似乎潜藏着某种更深层的理念,即在“象思维”驱使下的“成象法”。这里所谓的“成象法”,并非狭隘地针对特殊字形而言,它可以涵盖到整个汉字的构造系统。就以上例子围绕此观点分析其所包含的主要设计方法。

2.2.1 基于具象字形的非实体性概念

1) “意会成象”法。武则天所造新字由偏旁、部首和单字组成,有学者认为属会意字。如:“曐”字,本是形声字,《说文》:“曐,明也。从火,昭声。”下面四点表示火,武则天改为会意字,上面是日、月为明,下面是天空的“空”,合起来寓意日、月当空,普照天下;“國(国)字”,繁体字是从口,从或的会意字,武则天新创从口、从八、从方的会意字,口表示四面、四域,再加“八方”,寓意四面八方均为国;“年”字,由“干”、“干”、

“万”、“万”构成,寓意“天授万年”;“君”字,由“天”(省形)、“大”、“吉”构成,寓意“天下大吉”;“臣”字,由“一”、“忠”构成,寓意皇帝下面的臣子应该对上面的皇帝忠诚^[4]。这些字仅从形、音角度不能直接触及到意象层面的内涵,这种“不象”其所表现的对象,与通常意义的会意字不同,各部件中似乎又包含了某种意义的“假借”因素,这种“假借”,非“借音”,而是“借形”,形与形并置、罗列、组接,并且必须通过形与形之间意义上的相互关联性,进行综合判断,并展开意会,加以联想,最终领悟其意象所指,笔者称其为“意会成象”法。武则天创新字,是对造字法则的创新,这对今天的设计作品的创作而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隐喻成象”法。天地会所创新字以及民俗合体字,大多把词汇中的每个单字分解、打散、重组、改变原有形和内部结构,重新营造空间秩序,暗示原义。单从视觉上看,这些字介于“似与不似”之间,外在形体虽呈单字形,内部结构则由多个有形的象组合,其意象所指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似与不似”所表现的对象,与其说是一种有趣的形式,不如说是一种隐喻的图像。笔者称其为“隐喻成象”法。

3) “虚拟成象”法。“biang-biang”面店招牌字,是将毫不相干的偏旁、部首等组建字结构。虽然外在形为单体,但意象所指为虚拟的概念,是人为赋予的意义。这种物象和意象所指毫无关系的造字方法,称为“虚拟成象”法。

2.2.2 基于抽象字形的非物质世界

正如符篆,道士让人们借助意象思维,透过实象(抽象的字形或符号)组合的“画面”所唤起的形象(虚象),传递出神仙旨意,暗示神似的意象存在。这种与抽象的视觉形态(字形或图像)相关联,并依托于外在物象的暗示性,达到意象所指的造字法,值得借鉴。目前,也有少数设计师,从符篆的形态研究中获得创作灵感,创作出设计作品,如胡颖作品《符咒》,见图6。



图6 胡颖作品《符咒》

Fig.6 Huiying works

汉字字形或由字形引发的相关事物、事理的联想及象征意义都蕴藏在“象”中,汉字围绕象思维建构的以物象(即具象、抽象的字形或符号)来呈现,并通过意象的虚或实(即深层精神理念)来指向的造字法则,使物象、意象之间,虚实相生,内外呼应,形成一种“象”的整合状态。其实,并非每一个汉字都能用约定俗成的造字法来创造,也并非每一个汉字的内涵都能通过一般的逻辑思维来诠释。以上所举的汉字范例,从造字思维和方法角度,与普通汉字比较,相同的是具有汉字笔画及部件构造的基本特征;不同的是物象(字形)与意象(指物对象)之间关联的间接性和不确定因素,其视觉上的精神影响远远大于文字信息传达的表层。

3 古代汉字造字思维和方法对现代设计者的启示

李从芹在她的《汉字与中国设计》中,写道:“中国设计‘审曲面势’、‘因势利导’、‘即物见道’等观念折射出的思想意向,与汉字创造的思维意向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而汉字本身作为成功的设计作品,其‘设计’思想和方法不仅直接影响着其他设计活动,而且汉字独特的象、意结构也使其作为一种元素,直接参与设计形式的构成”。

近年来活跃于欧美的艺术家徐冰,他的“新英文汉字”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见图7。他将每个单词



图7 徐冰作品
Fig.7 Xubing works

的字母和汉字的外型、结构进行同构,阅读顺序可以从左到右,也可从上到下,使非汉语环境的学习者能研习汉字书法艺术,从而以“实”(汉字偏旁部首)见“虚”(英文词汇),这正是“隐喻成象”法的表现。这些具有汉字基因的英文单词,通过艺术家的独特思维方式,把人们所熟知的汉字的笔画、偏旁和部首,重新组合成人们完全不能理解的“图形”。香港设计师刘小

康的海报作品见图8,还有谷文达的作品见图9,设计



图8 刘小康作品
Fig.8 Liuxiaokang works



图9 谷文达作品
Fig.9 Guwenda works

师们采用了拆字、省略、合成的手法综合表现主题,这种“似与不似”的格局,与“隐喻成象”法不谋而合。

4 结语

基于“象思维”模式提出“成象法”,也就是指在汉字创造过程中,必须具备较强的思辨能力,单靠经验性的直觉判断是不够的,需要逻辑形式的推演,利用多种方法,把各种客观形象高度具象或抽象化,从而提炼出实体或非实体的概念,进而对事物或事理进行诠释,归纳出核心思想,作出最终的评价或选择,这种观念是对造字设计法的集中阐释。在设计创作过程中,设计者可借助于“成象法”来促使创造思维潜能的发挥,找到创新的原动力,进一步提炼出设计新符码,使作品在设计元素、设计手法、设计风格、设计思想等方面进一步升华。“成象法”是中国式的设计方法,象思维和“成象法”相结合的设计思想和方法论,对现代设计者设计理念的创新和视觉语言的突破等带来启发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下转第28页)

各式各样、复杂多变的视觉信息时,视觉会本能地进行快速过滤、组织处理,它会在简短的时间内注意到自身最感兴趣的画面信息,譬如人们往往会在人群中迅速准确地注意到最熟悉或者最美丽的那一个。视知觉的这种能动性、选择性一方面受制于人们自身的视觉经验、知识、需要、兴趣;另一方面则受制于感知对象的构成特征:人们会优先知觉自己关心的、想要注意的事物;容易知觉曾经有过亲身体验的事物;对于外界事物容易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向去知觉;对于自己认为关系重大的事物容易知觉;对于移动的、变化的、新奇的事物容易知觉^[8]。视知觉的“简化”功能也是一种典型的能动性和有选择的视觉提炼。

视知觉是有好恶之分的,人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比如大家有时会很喜欢某种形态而且会长时间注视这一形态,有时也会很讨厌某一形态或者躲避某种形态。“美”的形态构成首先需要引起视觉注意,它要形成足够的“力”来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足够的“视觉注意”和“兴趣”不等同于“视觉美感”,“美”的构成需要更高的准则去约束和规定,其背后也会有更为复杂的心理机制和生理机制的制约,视知觉的“美”是一种感知对象后的“愉悦”、“舒适”。

首先从人的感知机制来看,无论动物、人都有一套预设的视觉愉悦的生理和心理机制。人体本身称为人的“内环境”,在这个内环境中,人的呼吸、心跳、血流、脉搏等在有序地按一定的节奏和韵律循环运行,又把这种生理的运行机制称为人的“内形式”或者“生物钟”。人的内环境机制有其运作的节奏、韵律、速度,人的感官系统在这“内形式”的指引下与外界物象发生关系,产生知觉。人体以外的外界物象形态是“外环境”或“外形式”,当某一“外形式”的造型特点、构造规律与人的生理节奏的“内形式”合拍而产生共鸣时,人们就会感知到视觉的愉悦,即视觉美感^[9]。因

此,重点需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创造出与人们“内形式”合拍的视觉形态图形,这种“美”的画面构成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形式规律,例如:设计画面应当是视觉经验中所期待的理想画面;符合色彩调和“美”的法则;层次分明,符合视觉阅读规律;丰富且富有变化,多而不乱,要符合秩序美法则;形式简约但富含意蕴等。当然,反之若一种画面不符合如上诸种形式美的准则,那么这样的画面就会很容易让人们感到单调、疲惫、无趣甚至厌恶。

7 结语

从艺术设计角度来看,把握视知觉规律决定着图象构成的组织规律,从这个角度反观艺术和设计必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格式塔完形律原理提供了一种解读设计问题的新视角,同时打通了一个启发设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参考文献:

- [1] 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2] 考夫卡·库尔特.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 [3] 惠特福德·弗兰克.包豪斯[M].林鹤,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 [4] 张光鉴.相似论[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 [5] 贡布里希.秩序感[M].范景中,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 [6] 黎乔立.审美生理学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 [7]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8] 钱家渝.视觉心理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 [9] 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上接第24页)

参考文献:

- [1] 陈宗明.汉字符号学——一种特殊的文字编码[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2] 姚淦铭.汉字文化思维[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3] 王继洪.汉字文化学概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 [4] 刘志基.汉字——中国文化的元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5] 李士生.汉字与汉字文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6] 王作新.汉字结构系统与思维方式[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
- [7] 李丛芹.汉字与中国设计[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7.